

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周锦聪、潘碧华、蔡晓玲

摘要：莫言是中国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文学奖委员会肯定莫言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时事以魔幻写实手法治于一炉。《透明的红萝卜》《四十一炮》《生死疲劳》都是莫言的佳作，显示莫言企图以故乡高密东北乡为乡土文学另辟蹊径。莫言打破了沈从文等人营造的乡土文学的和谐美，不再将故乡作为梦中的家园，凸显农村生活的原生状态，甚至用审丑、变形、荒诞等手法突出乡土农民的苦难。陈思和将其努力名之为“民间书写”，即为老百姓的写作。但莫言认为“为老百姓写作”其实保持“居高临下”的态度，真正的民间写作应该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因为他本身就是老百姓，他感受的生活，他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奉“改革”之名，恶行恶事，史不绝书；而凶暴之力，更缠结在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小说之中。以“民间书写”切入莫言小说的研究很多，至于莫言的小说如何“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尚待进一步的建构。本论文将通过多角度解读这三部小说，梳理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脉络和特色，阐述莫言如何在谑笑中揭示革命好比一种以假乱真的现代拟像（simulacrum），从中得知其乡土小说如何展现一颗赤诚的“农民的心”。

关键词：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四十一炮；生死疲劳；民间书写；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作者简介：周锦聪，怡保师范学院中文讲师、马大中文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和马华文学。电邮：jincong.zhou@gmail.com；潘碧华，现任马大中文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和马华文学。电邮：fanph@um.edu.my；蔡晓玲，马

大中文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和马华文学。电邮: slchai@um.edu.my

Title: Mo Yan: A Writer Writing For People

Abstract: Mo Yan was the first Chinese writer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Literature Prize Committee confirmed Mo Yan efforts to the folk tales,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events with magical realism hand rule of law in a furnace. "Transparent carrot" "Forty one shot" "Life and Death fatigue" Mo Yan's works are displayed in an attempt to Mo Yan hometown of Gaomi Northeast Township, another way for the local literature. Mo Yan broke the harmonious beauty of Shen Congwen and others to create a native literature, no longer home as a dream home, highlighting the native of rural life, even with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ugly, deformed, absurd techniques such as prominent local farmers suffering. Chen Sihe named his efforts as "folk writing", that is, writing for the ordinary people. But Mo Yan believes that "for the ordinary people writing" actually maintained "condescending" attitude, genuine folk writing should be "as the writing of the ordinary people", because himself is the ordinary people, he felt life, the pain of his soul is the same with ordinary people. In the name of "reform", evil deeds and the power of murder more entangled in Mo Yan "as the writing of the ordinary people" novel. There are many studies to cut into Mo Yan's novels by "Folk writing", and as to how Mo Yan's novels "Write as ordinary people", they have yet to be further constructed. this paper will interpret these three novels by multiple perspectives, Mo Yan context and combing characteristics "as the ordinary people of writing", Mo Yan describes how discloses revolution like the one kind of highly advanced modern simulacrum, from its local novels that show how a sincere "farmer's heart."

Keywords: Mo Yan; transparent carrots; Forty one shot; fatigue life and death; "Writing for people"

Author: Chew Chin Chong, is a Chinese Lecturer at Teacher Training College in Ipoh, Perak and a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jincong.zhou@gmail.com; Fan Pik Wah,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Head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fanph@um.edu.my; Chai

Shaw Ling, PhD, Senior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slchai@um.edu.my

前 言

莫言是在贫苦的农村长大的小说家，乡土情结极深。他对故乡的回忆和由此生发出的想象，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他对现代主义手法做了大量的尝试，成为 80 年代中后期先锋派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更成为中国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文学奖委员会肯定莫言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时事以魔幻写实手法冶于一炉，“他能用讥笑和嘲讽来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也鞭挞社会的不幸和政治的虚伪。他用嬉笑怒骂的笔调，不加掩饰地讲说声色犬马，揭示人类本质最黑暗的种种侧面，好像有意无意，找到的图像却有强烈的象征力量”¹，“莫言的故事有神话和寓言的诉求，将所有价值彻底颠覆。”²

莫言企图以故乡高密东北乡为乡土文学另辟蹊径。陈思和指出：莫言《红高粱》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新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代表作。《红高粱》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都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党派教科书，而《红高粱》第一次摆脱了两种党派的视域而直接引进了民间抗战的视角。³陈思和将莫言的努力名之为“民间书写”，即为老百姓的写作。但莫言认为“为老百姓写作”其实保持“居高临下”的态度，真正的民间写作应该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因为他本身就是老百姓，他感受的生活，他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⁴相比之下，“为老百姓写作”，小说家笔下的农民不过是个“他者”，叙述农民挨饿受苦的状态不过是“为

1 莫言：《诺奖之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

2 同上，第143页。

3 陈思和：〈在讲故事背后——莫言《讲故事的人》解读〉，《学术月刊》2013年第45卷，第110-111页。

4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页。

民请命”；“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则农民既是“我”，一切的叙述都是作者亲身的体验和感受，读者“能看到这里无穷无尽的善良和令人厌恶的残忍的斗争，等待他们的是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阅读冒险”⁵。

《红高粱》之外，《透明的红萝卜》《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这三部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是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代表作。奉“改革”之名，恶行恶事，史不绝书；而兇暴之力，更缠绕在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小说之中。以“为老百姓写作”切入莫言小说的研究很多，至于莫言的小说如何“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虽有研究，尚待更深入、全面的建构。本论文将通过多角度解读这三部小说，梳理莫言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脉络和特色。

一、审美观在颠倒

与同时代的其他小说作家相比，莫言小说中的民间化叙事特征十分鲜明，而这特征跟他的家乡山东高密县密不可分。二十年贫苦的农村生活，让他尝尽饥饿和孤独的滋味，但他知道，自己“生在那里，长在那里，我的根在那里。尽管我非常恨它，但在潜意识里恐怕对它还是有一种眷恋。”⁶莫言以一颗细腻的心，去触摸童年的故乡，“饥饿”这个词反复出现。这种难以忘却的饥饿感受也许就是他后来得以从小说这个精神的后花园里重新返回高密东北乡的动因之一，并得到了深刻的生命体验，使之幻化为独特的小说世界，《透明的红萝卜》为第一部代表作。莫言通过具有现实性和幻觉性的主角——小黑孩的人物形象，串联起集体、家庭、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在那个时代的特定表现图景，勾勒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的窘境、发掘出人心的美丑。

被后娘欺负、没有家庭温暖的黑孩，最能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民所遭受的百般欺压。黑孩应公社征招，与小石匠、菊子、小铁匠等一百多名社员到滞洪闸工地义务劳动，但他的听觉、视觉、感

5 莫言：《诺奖之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6 莫言、陈薇、温金海：《与莫言一席谈》，参见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觉都异于常人，总是陶醉在奇幻无比的大自然，游走于虚幻美丽的想象世界里，无心工作，频频出错，遭刘副主任和小铁匠歧视、刁难。一对善良的恋人菊子、小石匠挺身相助，让黑孩在残酷而冷漠的世界感受到难得的温暖。然而，小说的重心显然并非叙述这凡俗的人生故事，而是对黑孩奇异感官作魔幻现实主义式的夸张放大，让读者在物质匮乏、人性扭曲的年代，通过小黑孩对美丽幻想的憧憬，“感觉”那只“透明的红萝卜”迷人的光彩：

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幽幽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的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⁷

“透明的胡萝卜”这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可见莫言有意用“感官颠倒”的方式，让读者细看被掩埋在历史瓦砾下的小人物的生活真实。从表层看，黑孩是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一个倔犟顽强、饱受困苦的农村孩子，他的性格和命运中所笼罩着的悲剧色彩，让人怜悯。然而，渗透于这个形象的那些童话式的非现实因素，使我们对黑孩的理解有可能进入到更深的层次。黑孩形象中的非现实色彩，使他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象征。

莫言的童年记忆里填满了苦难，这使得他对民间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直接的体验和理解。黑孩，仿佛是莫言贫苦童年的化身，他在小说中始终“莫言”（不发一言），不断沉溺于奇幻的想象世界，仿佛苦难的世界与他无关。作为这个小小村落中最没有地位的人，作为那个时代的弱者，黑孩无力改变当权者“安排”的命运，但他却用奇异的感觉给自己“重新安排”了“另一种生活”，用“透明的胡萝卜”抵御现实中形影相随的饥饿感。教科书上的历史，离不开钱穆在《国史大纲》的界定，“我民族以往全部之活动是为

7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北京：当代文学，2004年，第29页。

历史。”⁸然而，作家在追述历史的时候，书写目的肯定不同于教科书。除了要“把已经消失的过去永远保存下来”，往往有“重写”、“重建”历史的意图。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是处在对历史的不断“重写”和解释的过程中。所谓“历史”，在根本上就是“常新”的。

在与人对话时，莫言直言：“我觉得写痛苦年代的作品，要是还像刚粉碎‘四人帮’那样写得泪迹斑斑，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⁹莫言所说的“刚粉碎‘四人帮’”是1979年前后。对照历史，《透明的红萝卜》并不玄虚。作者想表现他对生活的一定感情和态度，但是他没有采用人们都十分熟悉的写实方法，而是藉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将现实因素和非现实因素融为一体，形成十分特殊的小说艺术形象。这种小说写法自然与追求“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方法差别很多。相对于泪迹斑斑的大课题书写，类似黑孩的日常生活小事的审美颠倒描绘，也许更能让逝去的历史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映象。

对莫言而言，民间的意义应该是在和“庙堂”的对抗中获得的，是作为“庙堂”的对立而存在的。我们有官方和体制，那么没有纳入官方体制之内的就算是“民间”了。¹⁰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民间由于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是一个被压抑、被忽视的所在，因而古典小说中的主角大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之类，普通人都难以登上大雅之堂。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让“民间”这舞台上的很容易被忽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成了历史小说的主角。

莫言避开热闹的地方，回到民间、回到传统、回到边缘地带，与边缘人物同在，作为老百姓写作，写成老百姓的苦难，还有在苦难中不屈的坚毅精神。莫言是遭受过饥饿折磨、冷漠对待的百姓，他通过充分调动自身的主观想象力，用种种奇思怪想和神奇的感觉，再现出文革时期孩童的独特的经验世界和精神形态，让人从侧面看到文革的阴暗面。黑孩，代表了千百万生活在1970年代任人

8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页。

9 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上海文学》1986年第4期。其实，不单程德培，其他批评家如季红真、李陀、李洁非、丁帆等都肯定了莫言小说极富想象力的“感官描写”。

10 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09页。

鱼肉的“边缘人物”。

二、历史如此纠结

莫言的小说《四十一炮》揭示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向城镇化转型过程的代价。小说揭示了“三年灾害”¹¹给人们留下的饥饿记忆，更批判了 1990 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导致的人性异化。人性的异化，源自人民甘为金钱的奴才，市场经济成为新的权力话语，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阶级论”。中国大陆的文学曾经长达 40 年笼罩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人的肉体 and 欲望都是禁忌，不是被革命思想赋予的神圣的意义，就是遭禁止书写。锺怡雯指出，莫言的小说却赋予这两者驱动革命和改变历史的力量。他对肉体 and 欲望的描写是寓意性的，用以表现作者对当代社会和传统的批判，以及打破独白时期的禁忌¹²。这是解读《四十一炮》的依据之一。

莫言的小说《四十一炮》共分 41 节，每节以“第 x 炮”名之，到“第四十一炮”。《四十一炮》通过主人公罗小通展开叙述。过去莫言小说中所采用的儿童视角，那些孩子不但精神没有长大，连身体也没有长大。然而，《四十一炮》中的主人公则不同，罗小通身体已经是成年人，没长大的只是精神。主人公的诉说，呈现出独特的“狂欢化”复调结构：一条是罗小通向大和尚讲述 1990 年代最初几年屠宰村的故事；另一条则是现实中“狂欢节”似的肉食节，在这个狂欢舞台上，一切与屠宰村有关的人物上演着的故事。肉食节里满是肉类：韩国烧烤、日本烧烤、巴西烧烤、泰国烧烤、蒙古烤肉、铁板鹌鹑、火石羊巴、木炭羊肉、卵石炮肝、松枝烤鸡、桃木烤鸭、梨木烤鹅……借此反映了人民以大量的肉类消解对饥饿记忆的恐惧。大量肉类，加上烟酒弥漫，营造了狂欢的气氛。然而，这狂欢的肉食节背后，是人性的堕落和异化：垃圾猪、激素牛、化学羊、配方狗，竟然充斥着牛棚羊舍猪圈狗窝，不

11 1959-1961 年，在 20 世纪的中国及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三年，到处饿死人。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 1500 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12 锺怡雯：《莫言小说：历史的重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年。

久就上了人们的餐桌，让读者触目惊心。

莫言凭借狂欢氛围，镶嵌了解放前的大地主的后代——蓝继祖，从而使第二个故事又嫁接出一枝魔幻现实主义的“恶之花”。这“混世魔王”在市场化过程中带领村民干屠宰致富而成为村长，也因为最为“识时务”，将不法个体屠宰小作坊变成工业化的肉联厂，一跃而成而成为先进生产力“俊杰”。蓝继祖带着全村人建设起了肉类加工厂，由于罗小通显示出非凡的吃肉天赋，赢得了大伙的信任和尊重，当上了肉厂主任。蓝继祖是黑心食品的带头人。他采纳罗小通的意见，发明了用高压水泵经由动物肺动脉往动物尸体强力注水的科学方法。一头 200 斤重的猪身上，竟然可以注入满满一桶水，城里的居民就这样不知情地用肉价买了村里许多水。无耻的蓝继祖，将这一窍门广传给众乡亲，带领村民黑心致富。然而，“聪明”的他还留了一手：他往肉里注的水掺了防腐的福尔马林溶液，再用硫磺薰三个小时，所以在烈日下曝晒两天也不会腐败变质。这样的黑心食品，表现了拜金主义造成人性异化：这些商人，对动物极其残忍，对自己的同胞一样冷血心肠，完全不管其他人死活，甚至为自己的“坏”找下台阶，“城里的人既坏，又傻，这就决定了我们乡下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无愧无疚地骗他们。其实我们也不愿意骗他们，但如果我们对他们说了实话，他们反而不高兴，甚至还要和我们打官司。”¹³

《四十一炮》弥补了以往“专业历史叙事”和“文学历史叙事”两个领域中所共有的偏差¹⁴，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在这里得到了复活。莫言“作为人民写作”，痛感道德的沦丧、人性的丑恶，以夸大的手法突出了“金钱万能”的思想如何让人们动物化：从领导到群众，从富人到穷人，从城里人到农村人，基本上只沉溺于两种生活欲望，那就是食欲和性欲，而两者都可统称为“肉欲”可谓彻

13 莫言：《第四十一炮》，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245页。

14 “专业历史叙事”，即官方历史，是中共政权参照马克思历史观写就的一以贯之的进化历史，深信政治改革带着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莫言的小说却反其道而行，突显出“种的退化”的危机。在“文学历史叙事”方面，许多作家不注重小说在艺术和美学上的追求，而大多深受“小说界革命”思想的影响，把小说简化成政治或道德的工具，写出粗糙的小说。莫言的小说则史诗般波澜壮阔，兼具历史和艺术价值，超越了前人和同行者。

头彻尾的“动物化”。通篇小说不时流露出强烈的肉欲：

那时候我是个没心没肺、特别想吃肉的少年。无论是谁，只要给我一条烤得香喷喷的肥羊腿或是一碗油汪汪的肥猪肉，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叫他一声爹或是跪下给他磕一个头或是一边叫爹一边磕头。（第一炮，¹⁵）

尽管过了春节之后，我家的饭桌上，各种肉食已经不是稀罕的东西，但肉这个鬼东西，据说就像女人一样，是永远吃不够的。今天你吃得够够的，但明天又想吃了。

（第二十七炮¹⁶）

莫言有意识地不介入到作品中的做法，本身就包含了作家对中国农村和农民乃至人性复杂性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思考。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完全没有任何想充当农民的代言人的企图，也没有想当然地提供一些肤浅廉价的道德同情和解决方案，如此，莫言的《四十一炮》就具有了一种别样的意义——一部由农民全然诉说自己故事的小说。

为了深入民间，小说中以“五通神庙”为主要现实场景，在民间，五通神是肉欲的象征，而小说中“肉欲”横流，生动地实现一个“历史的纠结与缠绕”的主题。在这个关系中，害人者与受害者、统治者与其工具、权力与民间等不同的社会势力纠结到了一起，成为盘根错节甚至血肉相联的因素，共同构成了“人性异化”“社会失序”的力量。通过这些关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私德与公德、权力阶层的利益与知识者的良知等观念和思想，也产生了尖锐而多向的冲突与矛盾纠结。

三、荒谬就是现实

莫言的小说都是高密东北乡版图上的建筑，而《生死疲劳》是其中的标志性建筑。《生死疲劳》这一部小说从“1950年1月1日讲起”，直至新世纪，前后长达五十年。1950年是一个关键时

15 莫言：《第四十一炮》，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8页。

16 同上，第195页。

间，若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为新旧之分界线，1950 则是处于新旧之交。

小说的主人公西门闹，30 岁，是高密县的富裕地主，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在土地改革初期，就被当地的一个村民近距离枪毙了。西门闹在世不断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是孝顺的儿子，慈祥的父亲，深爱自己的正房与两个姨太太，自认善良、爱家、爱民、爱国的自己，不该就此冤死。西门闹抗议命运的不公。阎王的答复是：“世界上许多人该死，却死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¹⁷ 阎王经不起西门闹的“闹”，答应放西门闹转世，正是从这一刻起，他经历生死轮回，先是做动物，最终恢复人形。五种不同的动物叙述者必须用各自的动物声音描述各自的经历，杂以各自前世在人间生活的情绪与见闻。他们每一次轮回的所见所闻和叙述，折射出不同时期土地改革的荒谬和弊病，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最佳写照。

莫言这一代 1950 年代出生的人，是“革命历史主义”的受害者。毕光明因此认为：

革命运动从对历史的阐释中寻找动力、依据与合法性，当历史经过进化论、阶级论“打扮”过以后，处在历史活动中的人和人的生活就被高度简化并失真，这一被装进了某种政治理论模型的历史图像，又在线性历史观下成了现实斗争生活的蓝本，现实因而被规定在通往终极目标的一个特定历史段落里按照理论的预设去完成每一个规定动作，于是现实生活与生活主体亦即历史主体——人，完全离开玄他的自在性与自为性，成为一个历史戏剧剧本和这个剧本中的一个远离自我本性和欲望的“角色”。人生就这样被历史所导演。¹⁸

民间叙述和民间资源的运用，增添了《生死疲劳》的“中国风味”，更让莫言重构了他的小说世界的秩序和比例。在这部小说

17 莫言：《生死疲劳》，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年，第 4 页。

18 毕光明：〈《生死疲劳》：对历史的深度把握〉，《小说评论》，2006 年第 5 期，第 46 页。

中，驴、牛、猪、狗这些动物的感受是超乎人类的——尽管在视觉上可能人类大于他们，但在形象和心智上，他们却常常超越人类，突破一般人类对某些事物的“盲点”。于是，这部小说被寓言化了，那是动物的寓言，是动物讲述的寓言，读者透过这些动物的眼睛去观察人类，目睹人类在改革运动中的癫狂、残酷、无耻以及荒诞。

莫言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源自童年的际遇，那是莫言小学的时候，在他学校旁边就有这样一个农民，他以个人的力量与公社化这个农民运动对抗，一直咬紧牙根，坚持到最后。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然而，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的社会却显得非常顽固、离群、极端，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做出了巨大牺牲，连年纪尚小的莫言，也盲目地“与其他的孩子一样，对这个顽固的坚持单干的农民充满了反感和歧视”¹⁹，甚至“参加了对这个对这个单干农民抛掷石块恶行”²⁰。这就是书中另一主人公蓝脸（大头婴儿）的原型。坚持与公社化这农民运动对抗蓝脸/西门闹，在这个以“革命”为剧名的历史戏剧里，现实的历史与观念的历史不能不被割裂，现实的人生与被派定的阶级角色不能不发生分裂，“处在这二重世界里的‘人’，因失去固定的位置和姿势而只有等待无法预知的‘错位’的冲击，领受的是比毁灭更可怕的恐惧”²¹。

莫言的记忆从童年开始，在小说书写中一步步追溯半个世纪以来土地改革对老百姓的伤害。对照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生死疲劳》貌似文字游戏的做法，揭示了现实存在的深刻内涵——许多荒诞无理的事件，周而复始地在世界重演。小说中生者与死者、人类与动物的对话，并非巫术的通灵，而是老百姓现实中所承受的恐惧感和无力感，是一种感情的现实。莫言在这部小说用了“六道轮回”这样一个说法，是深入民间的说法，也是老百姓的最朴素的想法，长时间占据了相当多老百姓的心灵。莫言将这些形式的引入无疑是自己——一个作家降到读者这样一个层次，以读者的、通俗的、民间的思维来吸引读者，也为农村每个改革时期所必经的“非

19 莫言：《演讲新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73页。

20 同上。

21 毕光明：〈《生死疲劳》：对历史的深度把握〉，《小说评论》，2006年第5期，第46页。

人道轮回”如何折磨老百姓作了注脚。阴阳轮回，人畜转世的怪异、变形、荒诞的魔幻情节，充满了灵异奇幻的想象成分，让《生死疲劳》成为充满奇趣的现代中国《变形记》。

陈卓和王永兵指出：

对于莫言小说中的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稗官野史之说、神魔鬼怪之灵，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为其小说叙事中可有可无的奇幻点缀或“小摆设”，其实正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构成了惯常被遮蔽的民间“小历史”。²²

莫言小说中的历史，已不再是现实中的历史，而是来自民间传奇化的历史，象征的历史——每一次的历史的召唤，不管是“大跃进”或“土地改革”，历史仿佛在召唤农民到一个更理想的乌托邦，但是每一次召唤都是死亡的召唤，让读者掩卷犹感受到“生死疲劳”的沉重感。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结尾的“世纪婴儿”。婴儿是未来的象征。然而，这个婴儿是近亲结合生下来的一个畸形儿，头大如斗，还患有血友病，全靠蓝互助的神奇头发炙成灰烬调制的牛奶为生。这孩子的生命岌岌可危，急需有人研制出根治其病的药方。小说如此结束，让读者不禁联想，那个畸形的“婴儿”，是否中国未来的象征？

四、结语

莫言在谑笑中揭示革命好比一种幻影，一种以假乱真的现代拟像（*simulacrum*），让其乡土小说展现一颗赤诚的“农民的心”。莫言的小说世界，是一个与庙堂相对立的生机勃勃的民间世界，里头是一群亦正亦邪，美丑共存，好坏同体的凡夫俗子。跟不少中国小说家一样，莫言的农民小说依然有赖历史框架的支撑，但从莫言小说所选择的人物看来，他采用的策略并非“正面强攻”，而是“侧面佯攻”。莫言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众多

22 陈卓、王永兵：〈论莫言新历史小说的民间叙事〉，《当代文坛》，2016年第2期，第49页。

的经典文本的对话，可读解的地方异常丰富。

在—批历史的打捞者当中，莫言的小说最具分量，因为他的历史叙事是形象化了的历史哲学，既深刻又生动。从《透明的红萝卜》到《生死疲劳》，莫言对主流历史叙事进行反拨与解构，其笔下大多数人物几乎都没有人把他们当作人看的，而是他们自身的生活实践中，那种自由无惧、蓬勃旺盛的元气淋漓的生活方式（如黑孩），或者择善固执、九死不悔的生活选择（如西门闹、蓝脸），为自己谱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从中显出那些人面兽心的拜金主义者（如蓝继祖）的无耻、可恶。这正是莫言的历史书写和拷问的最大特点，是他挥洒才华描绘波谲云诡的历史图象，其中心位置始终是人，是处在民间的、始终跟他站在一起的老百姓。

有别于被“五四”、抗战和“建国文学”屡次建构的中国乡村，莫言在这三部小说中另辟蹊径，打破了沈从文等人营造的乡土文学的和谐美，不再将故乡作为梦中的家园，凸显农村生活的原生状态，甚至用“审丑”“变形”“荒诞”等手法突出乡土农民的苦难。于是，莫言继鲁迅、沈从文、孙犁和赵树理之后，成了书写乡村题材的另一高手，更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佼佼者。

参考文献

- [1] 毕光明：〈生死疲劳：对历史的深度把握〉，《小说评论》，2006年第5期。
- [2] 陈思和：〈在讲故事背后——莫言《讲故事的人》解读〉，《学术月刊》，2013年第45卷。
- [3] 陈卓、王永兵：〈论莫言新历史小说的民间叙事〉，《当代文坛》，2016年第2期。
- [4] 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上海文学》，1986年第4期。
- [5] 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 [6]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
- [7] 莫言：《演讲新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 [8]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北京：当代文学，2004年。

- [9] 莫言：《第四十一炮》，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 [10] 莫言：《生死疲劳》，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 [11] 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 [12] 莫言：《诺奖之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 [13]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 [14]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
- [15] 锺怡雯：《莫言小说：历史的重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